

“杂文家”鲁迅的诞生

[日本]秋吉 收*

目 录

- 序
- 一、“诗人”鲁迅的形成
- 二、《野草》的“诗”与“杂”
- 三、“杂文家”之路
- 结

序

鲁迅究竟是怎样的文人？脍炙人口的说法便是其代表作《呐喊》（1923）成就了他“小说家”的称号。然而实际上，鲁迅的著作中大部分是“杂文”似的散文（时事评论），因此，“散文家”“翻译家”的身份也不容小觑。意外的是，大多学者、知识分子均称其为“诗人”。诗作极少的鲁迅，代表作《野草》也仅是散文诗或似诗的散文，因此，不得不说“诗人”于鲁迅的意义是极其暧昧和复杂的。

本论文的目的，即在梳理对“诗人鲁迅”这一评价的成立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鲁迅的立场，从而真正地对鲁迅文学作一评议。

一、“诗人”鲁迅的形成

李长之于鲁迅生前出版了《鲁迅批判》（1935年）一书，该书在后世对鲁

* 日本国立九州大学言语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迅的评价这一方面影响极大,他说:

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攻击的战士。然而在文艺上,却毫无问题的,他乃是一个诗人。

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¹⁾ (下划线—秋吉,下同)

他在此不断地强调“鲁迅是诗人”,这对后来形成“诗人鲁迅”,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鲁迅的毕生好友许寿裳。鲁迅逝世后,许寿裳也出版了不少与其相关的论著,这些皆是研究鲁迅的第一手资料,备受学界重视。他在《鲁迅旧体诗集》(1944年)的跋文中指出:

鲁迅是诗人,不但所著散文诗《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与讽刺随处可见,即其短评集十余册,亦几乎篇篇是诗,短兵相接,毫无铺排,而且中有我在。²⁾

类似的记载,亦见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年)、《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年)等著作。他认为,决定鲁迅是否为诗人的重要依据是散文诗集《野草》;另外,鲁迅的评论性文章,直指社会,笔锋尖锐,故他把这些“杂文”也定位为“诗”。不过,无论是哪篇文章,皆高声地讴歌着“向鲁迅这位拥有伟大人格和伟大思想的杰出人物学习!”。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单纯地依循具体的文章脉络,来解读“诗人”鲁迅。

胡风是文艺理论家兼诗人,他在《鲁迅的白话诗》(1942)中说:

鲁迅是一个诗人。……凡是听过鲁迅的讲学,或是演说的人,谁也不会忘

1) 1935年,上海北新书局,61-62页。(《鲁迅卷 十二编》所收)。

2) 原载于1944年7月30日《云南日报》,之后编入《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83页。(《鲁迅卷 初编》也收录该作品)。

记他那深沉犀利的眼光：仿佛每一句话，都是在沉思中滤出来的。这是诗人的气质，沉郁的诗人的气质。³⁾

这段论述，没有提到鲁迅任何具体的诗作，仅就其气质、风格，就赋予了鲁迅“诗人”的称号。

另外，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1961年）中，论述了不同的意见。

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所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⁴⁾

该文引用的是鲁迅的旧体诗（七律）《自嘲》（1932年）中的一句，由于毛泽东在《文艺讲话》（1942年）中也曾引用，故颇为脍炙人口。毋庸置疑，郭沫若应该是相当清楚这一点的。然而，饶有趣味的是我们不难从“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等委婉的话语中窥见郭沫若身为“诗人”的强烈自尊。

此外，诗人臧克家在《鲁迅对诗歌的贡献》⁵⁾（1956年）中，也是引用《野草》来称颂“革命诗人”鲁迅。类似的文章不胜枚举，但整体来说，“诗人”的称号，除了纯粹指作家之外，亦含有赞赏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之意。不容否认，其背景之一就是毛泽东曾经称鲁迅是“新中国第一大圣人”、“鲁迅的方向正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前进的道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研究者对鲁迅的评价。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1980年）系统地归纳整理了鲁迅的旧诗、新诗，乃至民歌体的诗歌。其中，对鲁迅的旧体诗，他给予了颇高的评价。

3) 原载于1942年1月《读书生活》1卷1期，后由《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3卷》（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以下简称为《资料汇编》）收录，779页。

4) 原载于1961年《上海文学》9期，后由《资料汇编 第5卷》所收，1185页。

5) 臧克家《鲁迅对诗歌的贡献》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鲁迅卷 十编》所收）。

鲁迅的诗，主要是旧体。他曾经谈到自己的旧体诗，说：
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能满，……（1934年12月20日，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书信：秋吉注）
这当然是鲁迅自谦的话。我们认为鲁迅的诗，忧愤深广，思想性高，远非李商隐所能及。⁶⁾

对“鲁迅的诗远非李商隐所能及”这一说法，肯定会有人批判（鲁迅本人大概也不承认如此吧）。在上面周振甫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鲁迅旧体诗的创作并且加以赞赏。

下面的引用，出自夏明钊于1991年出版的《鲁迅诗全笺》。

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哲人，（中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他的散文诗集《野草》。这是一部独特的书，它呈现了作为诗人和哲人的鲁迅的清晰影像。⁷⁾

由此可见，历来的研究者对《野草》的热情，至今仍一以贯之。奠定“诗人鲁迅”这一评价的核心，就是散文诗集《野草》，以及因本身热爱创作旧体诗的毛泽东曾列举了鲁迅的旧体诗。

下面就鲁迅实际的创作活动做一确认（具体情况，请参阅下页图表）。我们统计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收录的诗歌作品情况。其中属于旧体诗体裁的有：1917年以前创作的十七篇，1930年代创作的三十九篇（包括收录于《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以及《集外集拾遗补编》收录的《周作人日记》所补充的作品），总计五十六篇。至于新诗，只有1918年与1919年刊登在《新青年》上的六篇，以及《野草》中的二十三篇。鲁迅毕生从事的文学创作的数量相当庞大，而其中大部分可谓是“杂文”“杂感”之

6) 《鲁迅诗歌注（修订本）》（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86页。

7) 《鲁迅诗全笺》（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11页。

类的时事评论，从他生前出版的《热风》（1925年）开始，到死后才出版的《且介亭杂文》《集外集拾遗》等，短短的十余年间，持续不断地出版了十六册此类著作。另外，还可加上《呐喊》（1923年）、《彷徨》（1926年）、《故事新编》（1936年）三册小说集，《中国小说史略》（1923~24年）等学术著作，回忆集《朝花夕拾》（1928年），以及与许广平的往来书信集《两地书》（1933年）。另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翻译与普及木刻版画所倾注的热情，似乎超越了创作，他于这两方面出版的著作，竟超过了三十册。鲁迅庞大的工作量，确实令人惊讶。然而，当我们重新翻阅鲁迅的“诗”进行再度考察时，便会发觉鲁迅所写的诗，竟然如此之少，这点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在鲁迅“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即1920年代（继他陆续创作完收录于《呐喊》的小说之后的一段时间），除了《野草》以外，一篇也未曾留下。因此，“诗人”鲁迅这一称呼，大抵是抽象的、难以捉摸的。

【鲁迅（1881-1936）的“诗作”统计及著书出版情况】

*“旧诗”栏的数目统计仅限于《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以及由《周作人日记》补充的收录于《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诗。

公元 (19-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旧诗	17										
新诗		5	1								
《野草》								6	15	2	
作品集等							《呐喊》 《中国小说史略 (上)》	《中国小说史 略(下)》	《热风》	《华盖集》 《彷徨》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8	14	13	3	1		
《野草》											
《坟》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朝花夕拾》					《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两地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集外集》	《故事新编》 《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 《二集》 《未编》 《集外集拾遗》

翻译等 (概况。仅限于生前出版的作品) (19-)

- 09 《域外小说集》
- 15 《会稽郡故书杂集》
- 22 《工人绥惠略夫》 《现代小说译丛》 《一个青年的梦》
- 23 《现代日本小说集》 《桃色的云》
- 24 《苦闷的象征》
- 25 《出了象牙之塔》
- 26 《小说旧闻钞》
- 27 《唐宋传奇集(上)》
- 28 《小约翰》 《唐宋传奇集(下)》 《思想·山水·人物》
- 29 《近代美学史潮论》 《近代木刻选集》 《落谷虹儿画选》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片上伸)》 《毕亚兹莱画选》 《壁下译丛》 《艺术论(卢那卡斯基)》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文艺与批评》 《小彼得》
- 30 《文艺政策》 《艺术论(蒲力汉诺夫)》 《十月》 《士敏土之图(梅斐尔德)》 《毁灭》
- 32 《一天的工作》 《鲁迅自选集》
- 34 《引玉集(苏联版画集)》 《木刻纪程(中国木刻选集)》
- 35 《表》 《死魂灵(一)》

山田敬三在《诗人与启蒙者之间—〈集外集拾遗〉解说—》(1985)中说：

作为诗人的鲁迅，时常把诗当成讽刺的武器。这不仅仅体现在旧体诗上，就连收录于散文诗集《野草》的《我的失恋》，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也是如此。不过，鲁迅认为“诗歌本是用以抒发自己的热情的”，“不能凭借哲学和智力来认识”（《诗歌之敌》）。真是如此的话，那么鲁迅的绝大部分的诗作便不应称为“诗歌”了。尤其是该书（《集外集拾遗》—秋吉注）中收录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辞争执”歌》等等，都是诗歌形式的散文。而且，就其诗歌作品的数量来说，是不足以称之为诗人的。

然而，评论鲁迅的人，皆异口同声地称他为诗人。之所以如此评价，大概是因为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敏锐地反应了外界的状况，同时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种有关鲁迅文学的评价，未必完全是按照作品的形式，也有根据他作品的内在来进行判断的。创作之际，鲁迅会忠于自己的内心，凡与其信念相左之人的干涉，他一概严厉抗拒。这一事实，也是他被称为诗人的有力理由。……尽管鲁迅知道这么做会对自己不利，但是他不曾为此改变。基于这种行为而把他称之为“诗人”，的确是可行的！……

鲁迅，确实是个诗人。然而，在成为诗人之前，他是中国革命的启蒙者。不，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来说，正是他的诗魂，才促使他成为这样的启蒙者。于是，当鲁迅尚未在诗的世界中找到栖居之所，许多亦诗亦文的作品，便陆续地发表出来。对鲁迅而言，在诗人与启蒙者的夹缝间所从事的活动，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⁸⁾

在此，山田敬三极贴切的总结出“诗人”鲁迅的内涵。然而，随之而来的困扰是，我们该如何去认同这个在文学史上几乎坚不可摧的“诗人鲁迅”的评价呢？如果我们站在“鲁迅实际上不是诗人”这个立场上，那么，这个问题不就自然消逝了吗？

二、《野草》的“诗”与“杂”

下面笔者将进一步考察被称之为散文诗集的《野草》。如前所述，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被看做“诗人”的核心因素，可谓鲁迅诗作的精髓，广受好评。这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皆不可动摇。比如，竹内好曾说：

鲁迅自己也承认《野草》“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自选集自序）。此外，据鲁迅晚年写给青年友人的信可知，尽管鲁迅担心《野草》所呈现的阴暗面，但仍深爱《野草》，肯定《野草》的写作技巧。鲁迅的众多作品中，就艺术成就而言，我个人首推《野草》。……虽然鲁迅再三声明自己

8) 《鲁迅全集 第9卷 集外集·集外集拾遗》（1985年，学习研究社），658页。

不是诗人，但是，众人却认为他的角色就是诗人。因为，《野草》明显地流露出他诗人的特质，甚至有人还有人称赞说《野草》近乎唐诗的格调。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冯至对鲁迅的评价。冯至不仅是现代中国的代表性诗人，鲁迅还亲口称赞过他是优秀的诗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说：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

冯至在《鲁迅先生的旧体诗》（1948年）中说：

诗中“自题小像”和“哀诗三首悼范爱农”写于一九一二年以前，其余的都是一九三〇年以后的晚年作品。这中间将及二十年的岁月，除去他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发表过五首新诗，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写诗，虽然他的许多散文里含有丰富的诗的成分。他常常说他不喜欢作诗，有时甚至说不懂得诗，但我们却从这位从不以诗人自命的鲁迅先生的笔下获得中国旧体诗的最后奇葩。¹⁰⁾

后来，大家经常引用冯至的这篇文章来论述“诗人”鲁迅。然而在引用时，却只截取上文的结尾处，即“鲁迅先生的笔下获得中国旧体诗的最后奇葩”，而之前比较偏向论述鲁迅从事诗歌创作的早、晚期的情况的部分，以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写诗，虽然他的许多散文里含有丰富的诗的成分”的部分都似乎被忽

9) 竹内好《解说 二 有关〈野草〉》 岩波文库《野草》（1955年初版，1980年改译版），111页。

10) 《鲁迅先生的旧体诗》（1948）最初收录于1955年人民出版社《冯至诗文选集》，之后又收录于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选集 第二卷》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冯至全集 第四卷》。1955年版与后两版存在一些出入。其中“《自题小像》和《哀诗三首悼范爱农》写于1912年前”一句在1955年版改为“1910年前后”，这大概是冯至依据事实做出的修改。

略了。诚如标题所示，这篇文章是论述鲁迅的旧体诗，因此，冯至想表达的或许是后半部赞扬鲁迅旧体诗的地方。然而，这段评论却悄悄地透露了他对鲁迅的诗的真正评价。在冯至心中，所谓诗歌之“精髓”——《野草》，即鲁迅自称的“散文诗”，也根本不属于“诗”，而对其他新诗的创作，几乎没有给予任何肯定。

冯至在后来的《漫谈新诗努力的方向》（1958年）中说道：

我是写新诗的人，不写旧诗，可是我最为热爱、经常诵读的却是毛主席的诗词和鲁迅先生一部分的旧体诗。¹¹⁾

这里提到的鲁迅的诗也是指旧体诗。颇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每当冯至提起鲁迅的旧体诗时，必定与毛泽东有关。冯至写于1948年的《鲁迅的旧体诗》，也是引用七律《自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作鲁迅旧体诗之精髓。的确，此乃毛泽东在“文艺讲话”中赞美的经典名句。从“文艺讲话”（1942年）至建国后1950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时期，相比于新诗，反倒是被称为“民歌体”的格律诗以及毛泽东、鲁迅所写的“旧体诗”备受推崇。在如此潮流之下，“新诗创作者”冯至，步入了苦恼之途。当时的冯至，不断地在他的著作中，尝试探寻自我价值。这种倾向，也体现在《鲁迅的旧体诗》的文章中。

冯至不认同《野草》是诗，背景之一是他曾明确指出“不赞成（新诗的）过度的散文化”（1990年《谈诗歌创作》¹²⁾）。然而，在大家都认为《野草》是“诗人”鲁迅的精华的风潮下，冯至却断定“鲁迅没有写诗”，字里行间，“诗人”冯至的诚实，显露无遗。

从冯至的著作中，可知他从未对“诗人”鲁迅做过肯定的评价。然而却对鲁迅于新文学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冯至在《从〈古文观止〉谈中国散文的特点》（1981年）的结尾处说：

11) 原载于《文艺报》1958年第9期。前出《冯至全集 第六卷》，319页。

12) 原载于1991年7月香港《诗双月刊·冯至专号》。《冯至全集 第五卷》，251页。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散文的成就是很大的，与小说，戏剧，诗歌相比，它毫无逊色。鲁迅的杂文抒情论事，都真切动人，批判讽刺，无不鞭辟入里，而简洁生动，使中国的散文放射异彩。¹³⁾

我们很难看到否定鲁迅《野草》的持论。不过，下面要列举另一位人物，即本文开头引述过的李长之。他的《鲁迅批判》（1935年），在鲁迅生前就出版了，虽然较为粗糙，但由于是首度给鲁迅予全面评价的著作，故深受重视。针对《野草》，李长之说：

我附带要说的，我不承认 [野草] 是散文诗集。自然，散文是没有问题的，但乃是散文的杂感，而不是诗。因为诗的性质是重在主观的，情绪的，从自我出发的，纯粹的审美的，但是 [野草] 却并不如此，它还重在攻击愚妄者，重在礼赞战斗，讽刺的气息胜于抒情的气息，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的色彩，它是不纯粹的，它不是审美的，所以这不是一部散文诗集。——要说有一部分是 [诗的]，我当然没有话说。¹⁴⁾

李长之坚持主张鲁迅是“诗人”，然而，他的立场却与把《野草》视为诗人鲁迅的最高成就、并对其高度评价的其它论者截然不同，他认为《野草》不是“诗”。其评价《野草》的角度，与冯至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该到底如何评价《野草》呢？

在此，我们首先要确认鲁迅是如何定位《野草》的。鲁迅在1930年的《鲁迅自传》中，首度将《野草》定义为“散文诗”。

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¹⁵⁾

13) 1981年写。《冯至全集 第四卷》，238页。《古文观止》由清代吴乘权·吴大职编，共12卷，收录自周秦至明代的古文222篇。

14) 前出《鲁迅批判》，140页。

15) 《鲁迅全集 第八卷 集外集拾遗补编》（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305页。

然而，次年即1931年，在《野草》英译本的序文中，鲁迅不称其为“散文诗”，而改为“小品文”。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¹⁶⁾

随后，鲁迅在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又微妙地改变了措辞。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¹⁷⁾

鲁迅所言相当谦虚。我们从“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夸大点说”等词语句中，可以察觉鲁迅慎重执笔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鲁迅如此的小心翼翼？

《野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人们逐步证实了鲁迅执笔《野草》之际，参考了一些蓝本。尽管如此，研究鲁迅的学者们仍然认为《野草》的价值大大地凌驾与原本的素材之上，它已经升华成杰出的艺术作品了。但是，鲁迅本人也是如此认为吗？鲁迅毕生尊重“诗”与“创作”，但他本人却始终坚持拒绝被称为“诗人”、“作家”。实际上“创作”的缺乏与少量的创作成果，恐怕是与鲁迅所自许的成就相去甚远的。鲁迅为了创作，参考了大量的素材，终于把《野草》“提炼出来”，对鲁迅而言，这种创作态度与“像太阳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¹⁸⁾”的真正艺术，是对立的¹⁹⁾。因此，当鲁迅言及《野草》时所流露的消极性，不正反映了他诚实的心态吗？

16) 前出《鲁迅全集 第四卷 二心集》，356页。

17) 前出《鲁迅全集 第四卷 南腔北调集》，456页。

18) 见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原载1924年3月《妇女杂志》第10卷第三号。前出《鲁迅全集 第二卷 彷徨》，35页。

19) 详情请参考拙稿《诗之向往—芥川和鲁迅》（2002年3月，《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部研究论文集》第6集第2号，129-141页）等。

那么，鲁迅为何要“夸大点说”《野草》是散文“诗”呢？既然鲁迅反复重申“不作诗”、“不解诗”，如果他用“小品”的话，不就没有争议了吗？鲁迅执笔《野草》所参考的主要素材有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五十篇》和芥川龙之介的《我的散文诗》。我们把它们与鲁迅的《野草》做一具体的对照比较后，可以发现不少作品从构思到出场人物，都相互重迭²⁰⁾。而且，由于鲁迅所参考的素材标榜着“散文诗”，于是，他才觉得《野草》姑且也可以称为“散文诗”。笔者推测，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鲁迅无法堂堂正正地表明，《野草》就是“散文诗”吧。

下面引用1936年桐华（笔名）的《悼鲁迅先生》中的一段。

鲁迅先生是个天生的Stylist，他底文章是不容许任何人追随的。他是个无诗底诗人，他底头上戴着荆棘之冠。没有一个人能更像他那般来主张诗人底权利的。诗写在他底灵魂里，并没有写在纸上。²¹⁾

“无诗底诗人”，流露出桐华无论如何都要把鲁迅列入“诗人”的强烈态度，他绝无贬低鲁迅之意。在该文中，他还将鲁迅比作果戈理，赞扬鲁迅赋予中国新文学实质上的意义。然而，如果鲁迅尚在人世，他会如何看待这种评价呢？不容否定，鲁迅生前因为说过太多次自己“不是诗人”，反而导致他被大家奉为“诗人”，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厌恶虚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鲁迅，他会愿意虚荣地穿上“国王的新衣”，接受大家“讽刺性”的称赞！

概观对“诗人”鲁迅这一评价后，我们必须重新省思中国文学自《诗经》以来“诗”的正统性问题。近代以来，人们一般都主张“诗”的传统在小说界革命等新文学运动后才开始转型。然而，当时许多文学家，他们的潜意识依然强烈地存在着唯有“诗人”才是真正的文学家的情结。鲁迅生于近代，他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与古代切割，在他强烈执着于诗的脑海中，或许浮现了传承传统血脉的中国文人的身影！

20) 详情请参考拙稿《鲁迅〈野草〉世界中的芥川龙之介》（2000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2集，237-252页）等。

21) 1936年11月《质文》（上海质文社）第2卷第2期。

三、“杂文家”之路

鲁迅对作为传统文学代表的诗是非常尊重的。另一方面，他也要在时代浪潮中开拓新的领域。他于《读书杂谈》（1927年）的演讲稿中说：

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²²⁾

接下来是鲁迅的另一篇演讲稿《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8年）。

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²³⁾

五四退潮后的19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随着国内情势的紧张，鲁迅发表的文学言论，随之剧减。真是因应了他所说的“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然而，为了突破这种局面，鲁迅认为不论文坛还是社会，都必须超越“诗”。

当时，鲁迅在寄给热心的学生许广平的书信中，也说：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适合于做这样题目。……我自己是不会作诗的，只是意见如此。²⁴⁾

22) 原载于1927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前出《鲁迅全集 第三卷 而已集》，440页。

23) 原载于1928年1月上海《新闻报·学海》第182·183期。前出《鲁迅全集 第七卷 集外集》，117页。

24) 《〈两地书〉北京1925年6月28日》，前出《鲁迅全集 第十一卷》，97页。

鲁迅提出以“杂文”“杂感”之类的文章，来取代“诗”。此外，他也在徐懋庸的杂文集《打杂集》的序文（1935年）中，高声宣扬要把“诗”升华到“杂文”。

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文艺的永久性”呢？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²⁵⁾

后来，鲁迅在《做“杂文”也不易》（1934年）这一标题颇为直接的文章中说：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²⁶⁾

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对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没有丝毫的迷惘。这篇文章，不仅深深地流露出鲁迅对“杂文”的喜爱，同时，我们也可以窥见他是多么地自豪以“杂文家”自居。

同时代的瞿秋白，对鲁迅的“杂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3年，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他于《序言》中说：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的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是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

25) 原载于1935年5月《芒种》半月刊第6期。前出《鲁迅全集 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二集》，291页。

26) 原载于1934年10月《文学》月刊第3卷第4号《文学论坛》栏。前出《鲁迅全集 第八卷 集外集拾遗补编》，407页。

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他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²⁷⁾

在该序言中，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鲁迅的思想由进化论演变到阶级论的过程，瞿秋白并不是表面上地鼓吹革命，而是仔细地观察，指出鲁迅文章的错误、讽刺和幽默感等各种特点，是一篇真正的对鲁迅文学理论进行综合评述的文章。生前，瞿秋白与鲁迅的交流就非常密切，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在《秋白和鲁迅》²⁸⁾（1949年）中回忆道：当时鲁迅读了这篇的序言后，觉得非常的满意。无疑地，这篇序文给遭到论敌鄙视、但仍执意写“杂文”的鲁迅以极大的勇气。不过，瞿秋白在上面文章的最后，随手写道“自然，这（指杂感）不能够代替创作”这句话，对鲁迅来说，或许是相当严厉的批评。

最后，笔者将引用《〈而已集〉题辞》（1926年）中的一个段落来做一总结。鲁迅在此文中表示他要成为“杂文”“杂感”作家的决心。他在完成象征其文学艺术的“散文诗集”《野草》二十三篇之后，不久便发表了《〈而已集〉题辞》。鲁迅透过《野草》的写作，终于看清“诗人”的局限性，因此，他才坚决迈出有力的新步伐。然而，文章却以“诗”的形式构成，与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于新旧时代的夹缝中不断地抗争，以及作为“文学家”的复杂的生存方式。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²⁹⁾

27) 《瞿秋白文集 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978页。

28) 原载于1949年6月25日《中国青年》（半月刊）第9期。《资料汇编 第四卷》所收，838页。

结

如上所述，鲁迅自身已经成功地从“诗人”一跃成为“杂文家”了。尽管如此，为何后来的研究者要违背鲁迅的本意，绵绵不绝地将鲁迅定位为“诗人”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下面的文章中得到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蒋）锡金于《鲁迅诗话——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1945年）说：

“杂文家”这个称号完全是一种可笑的称号，举世的文学者绝没有专写一种文体而不涉及其它文体的……让我们为鲁迅先生洗刷一下这种可恶的涂抹，然后，再要奉上一个诗人的称号。³⁰⁾

该文的作者，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做法只停留在瞿秋白所批判的文坛苍蝇、蚊子之流的层面。不过，如他所述，汉语的“杂”，决不会给人美好的形象。因此，或许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被毛主席称赞为“圣人”的伟大鲁迅，可以被冠上“杂”的称号。就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来说，“尊奉”鲁迅为“诗人”，是相当名副其实的。因为我们无法否认他文章里流露出来的文学资质，不足以称之为“诗人”。但是，如果按照鲁迅自身的意识来考虑的话，继续地定义其为“诗人”可能会妨碍我们抵达“真实”的鲁迅。因为，即便如此，鲁迅还是坚决地选择走上“杂文家”的路了。

鲁迅一生从事了大量的文学活动。正如历来学者们把他称之为“诗人”也仍就对其“诗”的含义一样，有必要深入探讨。鲁迅的文学究竟是什么也是一个值得今后讨论的课题。

29) 1926年10月14日写。前出《鲁迅全集 第三卷 而已集》，407页。

30) 原载于1945年上海《时代学生》半月刊创刊号，后由《资料汇编 第四卷》所收，30页。

参考书目

- 冯至,《冯至诗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
- 冯至,《冯至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
- 冯至,《冯至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
- 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鲁迅,《鲁迅全集》,东京:学习研究社,1985年。
- 秋吉 收,《诗之向往—芥川和鲁迅》,《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部研究论文集》第6集第2号,2002年3月。
- 秋吉 收,《鲁迅〈野草〉世界中的芥川龙之介》,《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2集,2000年10月。
-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 桐华,《悼鲁迅先生》,《质文》第2卷第2期,上海质文社,1936年11月。
- 夏明钊,《鲁迅诗全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
-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 臧克家,《鲁迅对诗歌的贡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
- 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 竹内好,(翻译)《野草》,东京:岩波书店,1955年(1980年改译版)。

Abstract

The birth of LU Xun as a “miscellanist”

Shu AKIYOSHI

Evaluations of LU Xun as a poet are well-established. Beginning with *The criticism of LU Xun* (Changzhi LI 1935), “An Epilogue on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by Lu Xun*” (Shoushang XU 1944) , “A preface of *Lu Xu’s draft poem*” (Moruo GUO 1961), and up through more recent studies of LU Xun, all of which continue focus on his collections of prose poetry—*Wild Grass* (YeCao), which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However, these do not show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LU Xun himself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poet LU Xun”. LU Xun himself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while he also tried to create a new way for the times. That is “literature miscellany”. We can see his love and pride of these works, nearly a conceit.

Lu Xun’s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were enough to prove that he was a “poet”. However, trying to stand in LU Xun’s shoes, I do not think that continuing to focus on him as a “poet” will lead to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Lu Xun. I would like to evaluate squarely the time when he lived, as a “miscellanist”.

Key words : LU Xun , “miscellanist”, poet, *Wild Grass* (YeCao), evaluate

투 고 일 : 2014. 9. 9. / 심 사 일 : 2014. 9. 15. ~ 2014. 10. 15. / 게재 확정일 : 2014. 10. 28.
